

段欣琪 (獨行山)  
 微桐 (迷失的四十九天)  
 吳泳霖 (百元之戀——只要你肯重新開始的馬戲)  
 文樂瑤 (糾纏)  
 翁筠瑜 (阿花)  
 陳衍君 (飛場)  
 葉芷均 (鳥與女孩)  
 呂思齊 (萍意)

浸大文學創作

中語中心 浸會大學語文中心出版

Hong Kong Literature Promotion Platform 香港文學推廣平台

投稿可以到《支流》tributaries.bui@gmail.com，作品如獲刊登，我們會通知投稿人，稿件不介意的話，不會通知。希望大家體諒我們人手不足，投稿者須附：(一) 真實姓名和筆名(如有) (二) 就讀/就離浸大的學系和年份 (三) 職員/學生證號碼、即時職掌 (四) 手提電話號碼 (五) 電郵地址 (六) 郵寄地址。希望各位同學、校友踴躍支持《支流》。

出版：香港浸會大學語文中心 / 編輯：余麗傑、李樹堅

# 獨行山

段欣琪  
交換生

將近四個小時，飲食和觀影。只做着和平常無差的事，就隨那架國泰飛機穿破了季節。從北到南，像雲流過機翼那樣，我流過大地。

行過年久日深的筋疲力盡，旅行的歡悅沉降為一種平靜的疑惑，慘雜迷茫的僥倖。好像我是在一座橋的中央，我所先於別人擁有的，不過是逃離。前後的迷霧也許還會殺出什麼，讓我往後，或者向前。一定與我的去向相斥，才好顯示它的威力。

流暢已是奇蹟。去年的雨觸不到口罩蒙的面，如常的人們，一塊手機屏幕掃蕩萬千。兩個行李箱，幾個月，紅綠燈在浴中忽閃，把誤解都糊在窗外，故人橫斜。那天，即將遠行的我到底有沒有回頭呢？眨眨眼睛，人和雨，隔着一層涼薄的玻璃。

再回學校會是很久以後。久得不用再重複海底的呼吸。去年那天的雨在心底一直落，落成淹沒我的海。張嘴言說快樂，會有彩色的泡泡成串冒出來，水母一樣搖搖晃晃，未及水面就消滅，空留我喘得窒息。我沒空欣賞泡泡，也沒能進化成人魚的尾巴。站在海底呆呆地想，如果來香港作一個學期的交換生，或許可以浮出水面，把另一個學校另一些故事懸置兩地之間的高空，一抬頭便可從新的角度審視，混同日日變幻的風雲。

那場夢已經結束了。沒失眠的人也作出決定。「主要還是因為我被關在這裏」，在告五人的專輯中山重水榭，手心貼着手心，關於你。北方的冬天，交錯的距離，「你所到之處就下雨」。我們曾那麼燃燒蒼白的感情，大聲確認混亂的年紀。整條小臂都戰慄。活著已是偷來的節日，還要多遠才會雨落。屏幕搖晃，荒山萬里，我舉起杯蓋扭曲了你。還原我們，轉動樂音。在爆炸的傷感裏，青春變得遙遠。因為感動，所以為之瘋狂。因為好奇，所以一無所知。

兩千公里以外，晴光乍現。南朗山下，我仰望綠色，開始攀登。二月的香港溫度忽閃得像正確適應光線的眼睛，冷冷熱熱。這一日浮游在清透的藍色和灼人的熱意中，反倒讓人珍惜得不知所措。為了活在這樣罕見的天氣裏，為了活在這一日，我持續而上。每往進一步，北方的冬天又融化一點，聽著自己的呼吸，熱氣升騰，倒流成家鄉的雪。

我不會再想起未能牽住的手。那些糟糕的盛夏在關於時間的激動裏回來了，站在面前的是曾經的自己，脆弱的心思在面孔中踴躍穿插，一群高中生笑得不同明天。花一樣的脸。相機捕捉花叢，陽光跳躍。山頂已經不遠，路面顛簸着夏天傍晚那種暖烘烘的甜味。

攀登間，我一點點從海底浮出水面，想要守護我心的那些人比大兩環模糊。數字時代的孩子，靠收發消息維持的感情滑得與虛無無異，措辭於語詞的信任，推脫無幾，便可崩塌。低頭，聊天框末尾一個「好」字滲透起初那「你是我最重要的人」，敘述停在冰冷的日期，橫豎拼湊不出真的你；抬頭，前置鏡頭裏，我也認不出自己。關機，像陽光下的植物組織織毫畢現吧！睜大眼睛，退出遊戲，讓生活曬光人視你而去的細節。

把飄渺的故事抹去，像水瀉入海。你會如何描述那個似曾相識的陌生人？不屬於你的眼睛看視你。關於這雙陌生的眼睛，究竟呼喚如今已與你無關的某位故人，還是，根據與故人相處經驗，被你歸類為新人？這些相識，是否類似驚喜又可悲的日日重複？而重複之中，是否還可以尋得從前的耐心，不把豐富而具體的生命作粗糲的觀照和處置。

從今往後，我對你來說是否還有跡可尋？每座山的形貌都經得起細節的逼問。花，石，草，木，個性與錯落包容行客，也把行客攪得小，人工的亭子提供了庇護，供行客在更新自我之餘片刻地悠遊。群山有眼，故日日沈默。請不要對我沈默。即使在不聽音樂的時候。我太想你了。

在這樣恆久的山，人們寄予彼此「我們頂峰相見」的期待。可在南朗山頂，高大雪白的信號塔居於中心，繞塔一圍繞樹遮望眼，並未輕易迎合人們關於新風景和成就感的小小預期。這樣的一座山，很有自己的脾氣。一位同樣在獨行的姊姊發現無處處境，轉頭望向我，我衝她笑了，我知道關於山頂，我們在想同樣的事。

我衝你笑了。如果你是我。後來她說，她在我後面看著我登頂很久了，驚訝有人和她一樣會獨自登山。是因為我的笑，有點「社恐」的她才和我搭話。我聽見，也想起口罩下的自己是如何愈發寡言。彷彿海的波光游離在山體，或者山在海上的倒影裏停駐，在二者之間，在這些美麗且一去不復返的時刻，兩相無動於衷。言語在流火，記憶蒸發在口罩外的空氣。

你是否意識到那段親密關係太過殘酷。明明嗅覺相宜，光線在你背後，你向我跑來。偏離軌道。在常規裏找不到平面的「我們」，究竟海成幾何？殺機四伏。冰山一座。

我沒來得及告訴居於當地的她，山海是數月不曾見的解脫。封閉管理的校園，過濃乾淨的秋季學期，月亮喜滋滋地收割乾爽的夜晚，我在它的注視下慢慢跑過無人的柏油路。平原延伸開去。踏著落葉，重複的動作也發出樂音。橙黃的路燈影浮閃，風動即是驚濤駭浪。但是無形之波，鏽蝕的大道，一條道走到黑也準沒錯。

我也沒來得及告訴她，就是這樣簡單的夜晚，我在地面上日日咀嚼翱翔的思緒，向暗夜尋求朝露的可能。她說，還是讀書的時候好。工作因為利益瓜葛總要面對勾心鬥角，她才來行山散心。我們並肩站在南朗山上往下望，帆船、海洋和島上高樓。每天多少眼睛睜睜望過景色舒展，攀登巔峯出的敬意幾無盡頭。歡笑不及中，被俯視的虛弱推向遠處，得到慰藉。

耳機裏的音樂還在放，奢侈得鋒利，在愜意的表面刮擦出青春那種漂亮的心痛。原來，口罩沾著挺括的鼻翼劃分的，從來不是關於那個人的可知與不可知。黑不見底的眼裏豈能看到相同。

明暗難辨的慾望。換山換海。再也攔不住。

可這就是在山海之間，想起你的我，讓你攔不住的我。終於消散。我們之間的難題擱置，你那古怪陸離的質地，我用生活擦拭過。

不再關心你，也不會回問。行山告訴我，在我們各自的海域有無數的山峰，歷時生長成自己的神。我們亦舟車險，遇見別人，或在行山路上擦肩而過。山石山樹向下齊刷刷，逆向高飛遠走。於是山海相連，我們的血液歸於同一江河，在寰宇的海洋永生。

故事留下聲色的廢墟。無心願你堅硬沉重的別人，到頭來卻碾碎了另一個人的單純。很久以後，在我絕望地流淚這份傷感的時候，竟也會像你一樣把荒蕪施加於人。我確信了，你是那麼不成熟，新鮮的溫差覆在心上，像回南天的哈氣。大概青春裏重要的人是太老的酒精，不需要暈頭轉向和雙眼枯乾的理由。通過直視，而不是遺忘，勇敢的人終於超脫。

只是此刻，在這個亞熱帶島嶼，我也幸運地得做一個獨行者，成癡成雲，欲雲欲雨。那位姊姊又說，二十歲就有與眾一個人來者，很厲害的。她像我這麼大的時候，就像年輕人個個好群體行動那樣，幹什麼總喜歡和朋友在一起。我曾試過她所言回高中的自己，已不見那些心裏眼裏的名字。站在山頂，看浪拍石頭，一下下地，只是溫柔渺小的寂寞罷了。

午後四點鐘，日頭漸烈。我留她在山頂繼續靜待她的夕陽，開始下山。她覺得我好不容易來一次，不看夕陽真的可惜。我覺得我還有好多的時間，好多的山，好多的精力。於是我一路行行走與山交流，承諾了更多的揮霍。我感激勞累，大口喘息。

# 迷失的四十九天

微桐  
宗教及哲學系四年級

站在高牆上的你跌進小店  
 好奇地走入我的書本  
 別緻的筆墨像是雞蛋腐爛的氣味  
 你像是嫌棄  
 頭也不回地跑走  
 疑是地上的間條紋  
 舉頭只見觸摸不到的小窗  
 陽光大撒在陌生的操場上  
 旋轉樓梯後掛着冷漠的宣傳牌  
 刻意裝飾得很小清新的咖啡室  
 空氣飄逸濃濃的愜怡  
 我惟恐打破這般安逸  
 雖美但缺乏一種真實  
 誰能嗅到發黃饅頭的味道  
 弱弱地問可否在此行走一趟細細一看？  
 雖未曾細看卻能眺望那腥色滲入石磚  
 在石隙的裂痕驚見逆轉的鐘錶  
 「別、別、別 亡心」

親手打開了我的潘朵拉盒子  
 赤裸裸的腳丫徘徊在三年零八個月  
 啪嗒啪嗒，腳踏七四四十九的滑板上  
 在風雨交替的日與夜  
 纖拆草蓆麻絮的手  
 曾寫出白鴿的翅膀  
 如今是打藤架上皮裂肉開的難受  
 那人把帆布硬生生地立起  
 遮擋奄奄一息的光線  
 帆布可具半絲憐憫？  
 大雨狠狠地打落在操場上  
 我沒有在別個夢中忘記你  
 依舊咳嗽不斷  
 筆下歪歪扭扭的字體  
 本子旁碎了一地的蛋殼  
 你說碑上會是雨巷嗎  
 你沒有回答  
 只是靜靜地遠了，遠了

# 糾纏

文樂瑤  
中文新聞專修畢業生

「哎呀，你的尾巴能否借過？」中年婦人不悅地說。

「對不起對不起！」她馬上收好黑色的長尾巴。

「站過來一點吧！」他淺褐色的尾巴默默地纏住她的尾巴，把她拉近自己。

她還是不太適應身後那條尾巴，那條不屬於自己的尾巴，她不習慣開心時會狂搖尾巴；傷心時低垂；生氣了會僵直；疑惑時會豎起並向內勾，尾巴的存在讓她很赤裸，她的情感會透過尾巴直接展露出來。

他身後的淺褐色尾巴，原是他的金毛尋回犬的，他已在三年前離去。那年，尾巴移植法剛剛通過，他便把尾巴移植到自己身上，這讓他感到愛犬仍在陪伴他。同樣養寵物的她，起初覺得他對寵物用情甚深，對他有了好感，二人很快便在一起了。半年前，她的哈士奇離世了，他提議將她的尾巴留下來，縫在身上，永不分離，哀傷的她接受了提議。

然而，她很快意識到，身後那根尾巴根本不可能取代牠，這只是自欺欺人，營造牠沒有離開的錯覺。尾巴從牠的身體移除，縫到人們身上時，毛色已失去光澤，沒能給她安慰。尾巴一直僵硬地垂在身後，她想念牠時，想要摸一摸牠的毛髮，伸手指向背後一摸，只感到難以言喻的奇怪，手掌的溫暖傳回自己身上。這刻，她明白，手摸著的尾巴始終不是

牠，它不能陪伴她，不能一起玩耍、不能伏在她膝上、不會向她撒嬌。身後那條四不像，無時無刻不提醒她，牠真的不在了。

「我想，這條尾巴還是代表不了牠，我是時候走出來了。」她的尾巴低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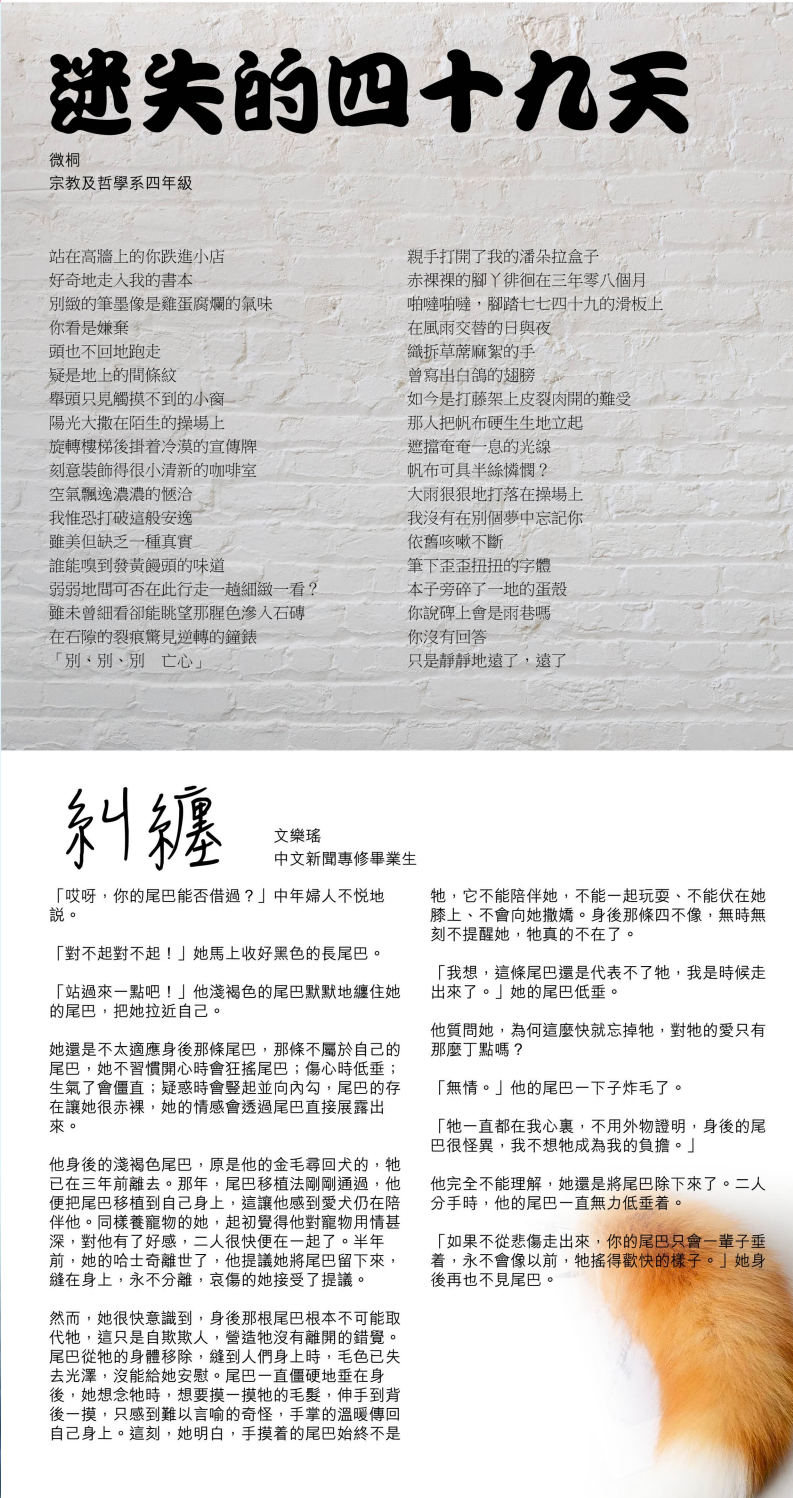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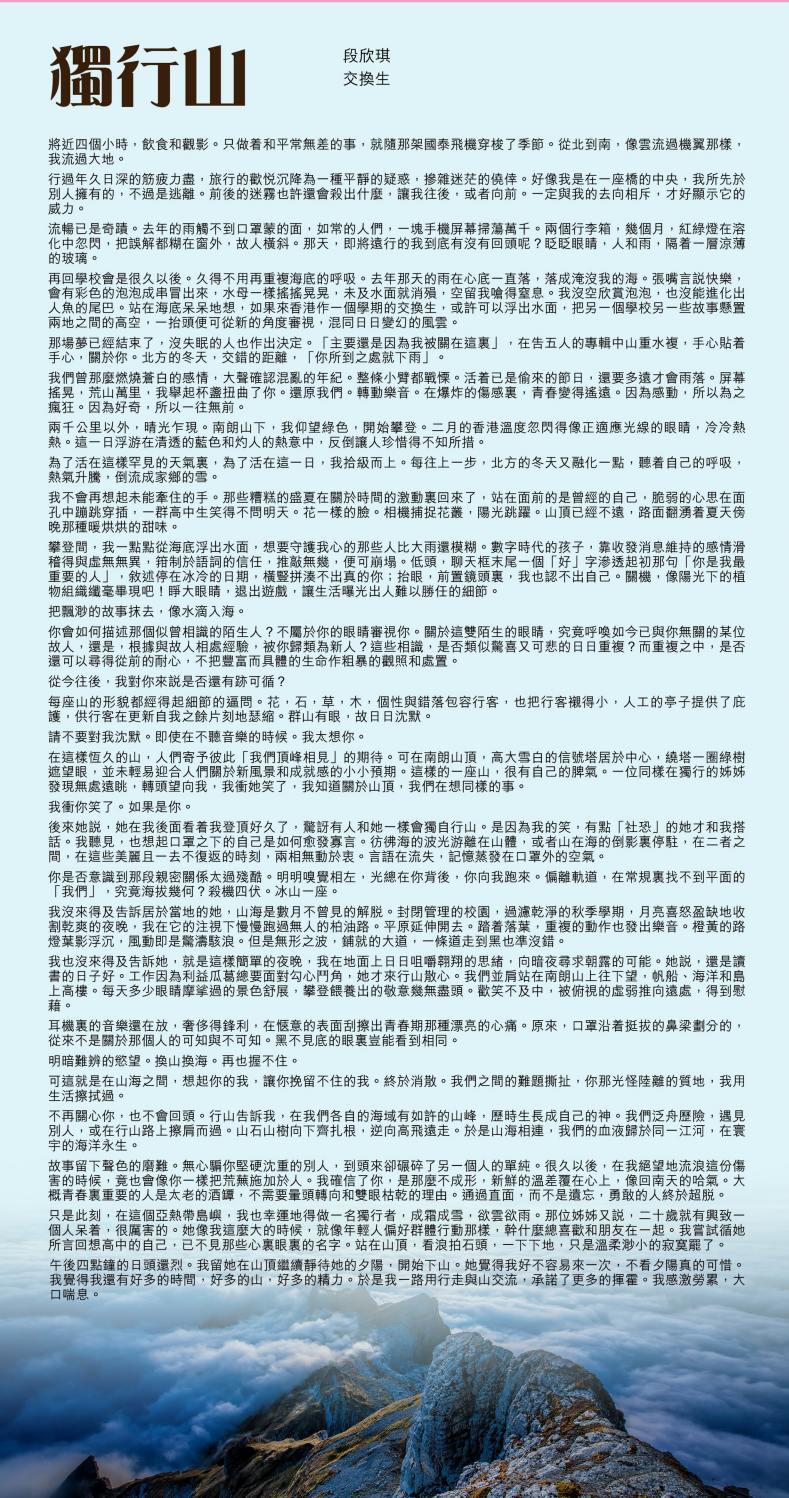
他質問她，為何這麼快就忘掉牠，對牠的愛只有那麼丁點嗎？

「無情。」他的尾巴一下子炸毛了。

「牠一直都在我心裏，不用外物證明，身後的尾巴很怪異，我不想牠成為我的負擔。」

他完全不能理解，她還是將尾巴除下來了。二人分手時，他的尾巴一直無力低垂着。

「如果不從悲傷走出來，你的尾巴只會一輩子垂着，永不會像以前，牠搖得歡快的樣子。」她身後再也不見尾巴。





# 阿花

翁筠瑜  
人文及創作系畢業生

「小心啲喇你！阿花又斷咗三條根喇！」

乍看之下，女孩手心捧着一棵搖搖欲墜的多肉植物，鮮嫩的白色細根正在湧出鮮血。女孩一臉心痛，「植物都有痛覺㗎。」

那日，女孩在為多肉植物換泥期間，易碎的根部在她心不在焉下斷裂。鬱鬱青綠便在她手心紮根。阿花細架般的白根潛入了她的掌紋，找到了她的皮下毛細管，連接後，找到源源不絕的養分。

喝了她的血之後，蔥綠色的多肉植物便慢慢壯大聲勢，先前斷裂的位置長出了肉芽，成了血淋淋的一棵植物。

環保團體備受鼓舞，把「Go Vegan」（素食主義）橫額搬到她面前，貼上鮮明的大字，告訴眾人這是多麼殘忍。

她說，「係呀，我都有痛覺㗎。」



# 飛揚

陳衍君  
中國語言文學系二年級

逃離的輕鐵  
 點燃草原芬芳  
 頹垣散射塵土飛揚  
 缺氧的清風淹沒海峽的方向  
 消耗蜜蜂的馥郁的田  
 鱷魚淚閃爍於山貝河床  
 皮鞋行走瀝青柏油  
 玻璃窗口空調旋轉  
 錦田樹下皺褶在唱：

暖風起 陽光媚  
 橫水渡上 漿桿起  
 土河建 龍石碑  
 橫水渡後 候鳥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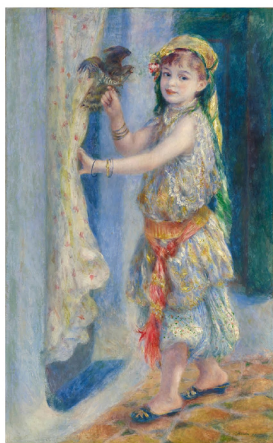
# 鳥與女孩

葉芷均  
中國語言文學系三年級

女孩難得走出房子。她平常只能在風拂過時，從掀起的窗簾窺看世界。

今天，父母允許，她身為小模特，裝模作樣攤開輕薄的彩簾紗。簾上的紅與黃相互映襯襯女孩光滑的雙臂，暖橘地磚有鮮紅的角。白房子昏暗的門廊不值一提，童話世界不需要塵埃，懂懂年華的少女需要華美衣裳與溫柔呵護。她穿父母的拖鞋，踐踏工人的血淚與礦場污泥，稚嫩女孩的閃閃手飾，尚未意識生命沉重，女孩借出指尖讓新奇的寵物鳥兒站立，迷茫地聽着牠沙啞的慘叫，父母輕嗽一聲，她的焦點又移回畫筆方向，任廉價性命持續吶喊。

蔚藍雙眸，淺淺笑意，緋紅的臉是少女特有的爛漫與羞澀，她微微歪頭，期盼畫家的傑作，與及光鮮亮麗的未來。畫家靜靜凝望了好一會兒，才動起筆，描繪他眼裏，和女孩心裏的斑斕世界，將不諳世事的可貴定格於此刻。



雷諾瓦《鳥與女孩》  
Rencor "L'Enfant a l'oiseau (Mille Fleury en costume algérien)"

# 百元之戀 —— 只要有重新開始的勇氣

吳泳霖  
歐洲研究學系（法文）三年級

《百元之戀》講述主角一子年過三十仍無所事事，她與家人衝突後，決心搬出家，獨立生活——她在百元商店做收銀員，遇上不同的人，並認識了拳擊手狩野，繼而接觸拳擊，展開新生。

拳擊電影一般都是熱血和勵志的，講述人只要努力，有足夠強烈的信念，便可以改變人生，例如在《激戰》中，已屆四十八歲的程輝可憑意志擊敗年輕且實力強勁的大熱李子天。可是，成功者畢竟鳳毛麟角，你亦難如電影主角般非凡，《百元之戀》講述的是現實中平凡人的故事，電影沒有驚險的波瀾起伏，只有寫實的迷惘與掙扎。它表現的哲學是：無論你如何努力，都有可能徒勞無功，但取勝並非人生唯一目標，接受自己的平凡，與自己和解，為心底渴求的目標奮鬥一次，亦足夠精采。戲中一子的角色設定，真實得像我們身邊常見的人物。這正是我喜歡這部電影的原因，不應只有贏家才有資格向世人講述他的傳奇，每位苦苦掙扎，付出血汗的普通人，也有值得人們傾聽的故事。

電影前半段，一子平平無奇，渾渾噩噩，很失敗，到了三十歲，仍每天虛擲光陰於電子遊戲之上，生活如行屍走肉，她沒有辦法找到工作，沒有勇氣改變生活，茫茫然不知前進方向，臉上總是一副木然的表情，眼神空空洞洞。她和家人爭執，搬屋之後，更被男朋友拋棄，經歷種種挫折和打擊，內心渴望改變的她踏進了前男友的拳館，開始訓練，拳擊成為壓抑和不滿的出口。初時，她只能笨拙地揮拳，到後來能夠上擂台與別人對打，一次又一次的艱苦訓練使一子筋疲力盡，但也慢慢改變了她，她的眼神因為有了值得奮鬥的目標而變得銳利，儘管教練一再，再而三地提點她：拳擊不如想像般簡單，但她沒有放棄，最終踏上了夢寐以求的擂台。

在最後的比賽中，一子用盡全力，以右勾拳擊中對手，但在下一秒，便被對手的反擊所擊倒。儘管一子已拼命訓練，也沒有換來奇蹟勝利。她往後的人生也不見得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名成利就，不會因此變得容易。一子的右勾拳雖未能擊倒對手，但成為了她成長的象徵，從她片尾所說：「我不想輸」，可知她已變得更强，已非當初的她，不再是以前那每天玩電子遊戲至夜深，只懂依賴父母過活的一子，縱使她被生活痛擊至滿身傷痕，她不會再默不作聲，不會再咬忍，會用微弱但堅定的力量反擊。在《百元之戀》中，勝負從來不是重點。拼命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課題。在人生最低迷處，導演安排她遇上拳擊這種非常激烈的運動，給她一個證明自己的機會。

作為一套拳擊電影，《百元之戀》沒有太多打鬥場面，反而用平凡情節引起觀眾共鳴、剖析哲理，例如父親與一子在餐廳交談的一幕，父親語重心長地對一子說：「不要像他，老了才驚覺自己一事無成」，鼓勵她努力追夢，短短一幕，十分深刻。

《百元之戀》的百元店很重要，導演之所以安排一子在百元店工作，大概因為一子覺得自己的價值只是一日圓。日本的百元店以低廉價格出售不同類型的生活用品，光顧者多是基層市民，導演藉着這間百元店，拍出了一子以及各人正面面對的困難：面上總是掛着微笑的店長，不堪繁重的工作壓力而患上抑鬱症；拳擊手在退役後，只靠打零工維生。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看似繁華精采，處處充滿喧鬧，背後卻是無法排解的孤獨與壓抑。百元店內，他們每天都在重複着無望的人生，一子打拳擊前，與他們無異，拳擊成為了她人生的轉捩點，拼命比賽後，她贏得了家人的尊重，有勇氣脫離舊有生活。

於我而言，《百元之戀》比其他電影更能安慰觀眾，更值得觀看，它把平凡的事物放上了大銀幕，現實中甚少有神話式的以弱勝強，即使平凡的奮鬥最後沒有換來完美句號，途上風光也彌足珍貴。



《百元之戀》劇照

# 萍意

呂思齊  
中國語言文學系四年級

滄萍搖碧水，散合伴溪煙。悟道緣生滅，思秋墜葉前。

段欣琪的〈獨行山〉寫青春時期情感不如意，文筆甚佳。微桐〈迷失的四十九天〉寫戴望舒和大館，溫暖感人。翁筠瑜的〈阿花〉很魔幻，植物傷人，環保團體為植物發聲，忽略受害人感受，呈現了道德與人性的衝突。文樂瑤的〈糾纏〉，也是魔幻故事，寵物死後，尾巴可移植到主人身上，「『站過來一點吧！』他淺褐色的尾巴默默地纏住她的尾巴，把她拉近自己。」呈現了「他」的愛與專橫，筆法簡單有力。陳衍君的〈飛揚〉，寫人與自然，互相入侵，城市不可能擁有絕對自然的景色。葉芷均的〈鳥與女孩〉，是堂課習作，簡短的描寫，很好地詮釋了雷諾瓦的畫作。吳泳霖的〈百元之戀——只要有重新開始的勇氣〉是觀影後感，呂思齊的〈萍意〉是古詩，《支流》初次刊登觀影後感和古詩，來點突破。

編者的話

余傑傑